

## 繁體版自傳出版

# 濮存昕：輕舟已過萬重山

去年底，中國文聯副主席、內地著名話劇演員濮存昕的繁體版《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日前，濮存昕應聯合出版集團「一本讀書會」之邀，赴港與讀者分享創作歷程，並接受了記者訪問。

已屆70歲的濮存昕神采奕奕、優雅淡然。談起過往人生種種，他豁達通融；說起對藝術探索，他仍熱情不減。「可以老，不要舊。」濮存昕如此說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兩竹、尉璋

現年70歲的濮存昕，曾於影視劇及話劇中成功塑造了李白、魯迅、弘一法師、白嘉軒、哈姆雷特等多個極具文化內涵的角色。在2023年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繁體版自傳《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中，濮存昕以飾演過的角色為主線，回顧了多年來在演藝道路上的歷練、思考與感悟。

濮存昕表示，這本自傳的簡體版於2022年10月動議，經過不斷修改，從起初的30萬字減到現在不到20萬字，最終於2023年6月17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首發。他分享，當收到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的來港邀請時，他有些意外，「我知道繁體版的出版將是一次空間的拓展，像是要面對世界一樣。」

濮存昕謙稱，自己的書寫能力很差，但創作這本書時卻文思如泉湧。此外，這本書的原稿全由他手寫完成，並於後來成為書中插頁。濮存昕說：「從寫作來講，它對我來說是個難事，但『坦白』和『節制』是我書寫過程中對自己實施的告誡。」這本書也是他用以留住自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成長，直至現在生活經歷的產物，「我們如果不想讓時間把自己的生命偷走，記下來。」



◆濮存昕在講座現場朗誦《蘭亭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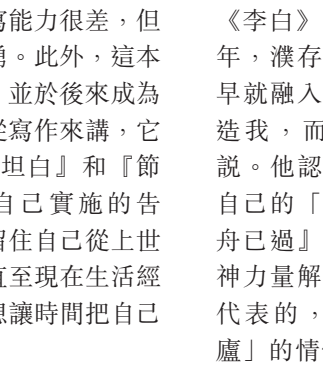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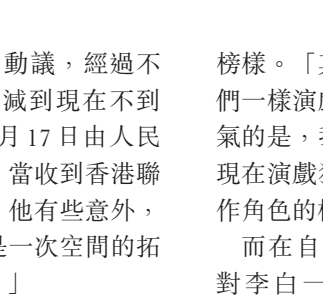
主辦方供圖

### 陶醉角色中

整本書以角色為引，串聯起濮存昕的創作歷程。作為著名的表演藝術家，濮存昕數十年來將自己生命的热情奉獻給了舞台。他的父親蘇民是北京人藝1952年成立後的第一代演員，也曾擔任人藝的副院長。濮存昕小時候被人笑稱為「人藝的長子」，從小耳濡目染下，與戲劇結下不解之緣。

他表示，前一代藝術家慢慢老去，他也以他們為演藝榜樣。「其實我這輩子幹了一件事：像他們一樣演戲。我們比今天的年輕演員有福氣的是，我們見過他們特別棒的样子。」現在演戲犯難的時候，他會回想前輩們創作角色的模樣。

而在自己塑造的無數角色中，濮存昕對李白一角印象深刻。1991年，話劇《李白》在北京人藝首演，之後的30多年，濮存昕一場不落地演了下來，李白早就融入了他的血肉中。「是李白在塑造我，而不是我在塑造他。」濮存昕說。他認為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或許都有自己的「李白」。「其實就是那種『輕舟已過』的情懷，能夠解釋自己、有精神力量解讀自己。」在他看來，李白所代表的，是一種瀟灑肆意，「天地為廬」的情懷。



◆濮存昕接受記者訪問。 尉璋 攝



◆濮存昕為讀者簽名。 主辦方供圖

### 可以老，不要舊

談到自己「70歲的人」的身份，濮存昕指出，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是很重要的。「20歲時做20歲的事，70歲時做70歲的事。生命決定我們早晨起來、晚上睡覺，一日三餐；這是規律，是永遠不變的、最符合生命健康與成長的。而文字幫我們把這些記下來，感恩時代，苦盡甘來。」他相信生活中一直有苦難，回首

人生，自己的日子也非一帆風順，但也因為經歷過失意與苦難，他才能接近文學、在戲劇中演繹不同角色。他亦引用弘一法師的悲憫之詞來表達心境：「草積不除，時覺眼前生意滿；庵門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而在訪問中，濮存昕笑着說道：「可以老，不要舊。」思索不停，則創作永不停歇。

### 「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

濮存昕說，香港是開放的、多元的，連接世界的窗口，在這裏應該要有開闊的胸懷，有着「世界的世界觀」。「香港是個很快的城市，內地現在也很快。但是有時候不能太快、太商業了。」他說，「王家衛先生最近的《繁花》，大家都在看，慢工出細活，就是好。」

而談及與香港的緣分，他提到何冀平的名劇《德齡與慈禧》，在這部香港話劇團原創作品的內地版中，濮存昕飾演光緒，與盧燕老師所飾演的慈禧太后同台飆戲，是難忘經歷。而過去多年，濮存昕亦曾數次來到香港演出。「葵青劇場，非常簡潔的劇場，觀眾席與舞台的角度是我覺得特別舒服的。我們在葵青演出是

2000年，當時我們劇場（人藝）正在裝修，我就希望要向葵青學習，不過還沒學成，比如後台還是用了木地板，幹嘛要用木地板呢？不需要。結果還是有蟑螂。」他笑道。

這次再度來港，濮存昕提到當晚講座前，他在海邊吃了碗令他「渾身冒汗、熱血沸騰」的花椒辣麵。海風中，他的腦中閃過電影《最後的貴族》的一句台詞：「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他說：「水永遠是相通的，哪怕隔着陸地，也還有地下水；人與人之間、文化、文字、華文的閱讀，使得中國古典和中國當代文學像水一樣融在每個人的心靈、在我們的思想中融合，變成了生長我們言行的沃土。」

## 《Top Knife》的方程式

◆文：湯禎兆

近年我常有一種錯覺，就是日劇向來不少均為漫畫或小說改編而來，但當中的違和感益發薄弱，一旦找回原著來看，有時候反而有摸不着頭腦的感慨——為什麼好像是電視劇本的文字版來的？

《Top Knife》是其中之一，本是林宏司的醫生系列作品之一，2020年改編成日劇播放。原著中四大章節，分別由天海祐希飾腦神經外科醫深山瑤子、椎名桔平飾人氣醫黑岩、永山絢斗飾外科及導管手術皆擅長的孤高奇才西郡及廣瀨愛麗絲飾以資優生之姿一路平步青雲的實習醫生小川。劇集的情節基本上與小說的推衍完全對應，各人的糾葛及起伏篇幅也大致相若，兩者區別不大。

與此同時，林宏司也充分把握醫療劇的噱頭，今次的焦點既然是天才腦科醫生群像，於是每人都分配了不同的專有病例，同步滿足專業劇的訴求。深山的任務是應付「卞卞拉妄想症候群」，簡言之就是腦神經出現錯誤判斷的情況，把眼前人誤判為他人，小說更不厭其煩利用較為人熟悉中風後的「半邊忽略現象」來進一步解釋，說明以上病症中病人大腦陷入無法辨別的狀態。

黑岩要處理的則是「科塔爾症候群」，也是罕見病例，簡言之就是感覺不到自己活着，認為自己已死，專門的解說是下視丘及頂葉皮層出了問題，令到有意識的自覺及外在自覺均功能失調，從而出現以上症候。

西郡處理的則是「學者症候群」，很多自閉症患者都具備，通常在特殊領域均有天賦才華，小說中的患者麻里繪就對音樂有過耳不忘的才華。最後小機面對的是「異手症」，也即是認為自己的手臂不是自己的，是手術後的一種後遺症，甚至會把它人格化。以上種種明顯均屬作者設置的賣點所在，而且也十分適合展示在電視劇中。此所以我想說的，正是以上的日劇方程式小說創作法——簡單來說，雖然名為原創小說，但作者下筆之際，已是從電視劇的設定方向入手構思，由人物組合（四位不同資歷的醫生，各自背負不同的人生課題——年長的被家庭子女責任糾纏，年輕的為自我認同而努力中）到學理上的構思，均一方便日劇製作部門的取向。那根本就是等待改編拍成電視劇的「原創」小說，對我來說，真的看得有點納悶。



### 《Top Knife》

作者：林宏司

譯者：緋華瑠（Hikari）

出版社：春光

這一種倒果為因的創作法，我明白大有市場效益，作者幾近一開始已確保了兩筆收入來源（版稅及改編版權費），對生活不易的專業創作人來說，自然有一定價值。但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方程式的定律已去到人所皆知的地步——我當然不是說當中的醫學專有名目路人皆曉，而是這一種設計套路已成濫觴，於是所謂改編的趣味便蕩然無存。

事實上，文本的交流從來也是創作上的激發趣味所在——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磨合及互動，也是日本流行文化界的優良傳統。一旦任何一方淪為對方的工具，絕對不是消費者樂見的方向。《Top Knife》只是例子之一，事實上近年已有不少相若的文本出現，此所以也真的不無教人憂心的狀況。

## 當代文學自由談

作者：黃維樑  
出版：香港中華書局



黃維樑教授這本新書，內容分為三部分。一為「憂患意識」：論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三人作品；論中華文化的「過度西化」現象；論中國文化貿易赤字。二為「文化自信」：呼籲重新發現中國古代文化的作用；可用古典理論看新詩；認為國人不應盲目推崇諾貝爾文學獎。三為「自由談」：評論魯迅、張曉風以及香港作家劉以鬯、金耀基、西西、黃國彬的詩、文、小說；針砭陳之藩散文；駁論「形散神不散」說；論「依音創意」的巧妙翻譯；暢談香港與各地的文學交流活動。黃維樑博士歷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和內地、台灣地區、澳門、美國多所大學客座教授；他學貫中西古今，作品風格博雅生動，新意迭出，為各地學界文壇所稱譽。

## 非殺人小說

作者：李桐豪  
出版：新經典文化



懸疑台劇《非殺人小說》即將於1月17日登上各視頻平台，其原著小說則提前登場，強調「文字破案」餘味無窮。小說以一起公寓大樓的離奇命案為開端，層層揭開意想不到的發展。小說則推出限量盒裝文字破案版，裏面不僅包含小說文本庫本，還收入李桐豪與孫梓評兩位作家好友的一萬字深度對談，並收入影集劇照明信片，供讀者收藏。

## 我該走了嗎

作者：李翊雲  
譯者：張芸  
出版：上海譯文出版社



著名華裔作家李翊雲首度授權小說譯本。莉利亞經歷過三次婚姻，撫育五個子女長大，到了八十五歲，她開始為故人羅蘭的日記著迷——年少時，他們曾有過一段露水情緣。日記裏鉅細靡遺地記錄了羅蘭的情事。一段持續數十年的隱秘關係緩緩揭開，包括連羅蘭本人都不知曉的女兒露西的存在。火灼般的激情，湮沒一切的悲痛，人心在這兩極之間往返，卻又不得不尋找歸宿與出口。李翊雲在小說中給予了生命繚亂的禮讚，關於莉利亞，也關於來去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人。

## 簡訊

### 汪明荃赴穗作新書分享 談香港粵劇的發展與傳承



◆汪明荃（右）、岑金倩到廣州新書發布會。 主辦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由廣州購書中心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舉辦的《八和的華麗轉身——重塑傳統品牌》圖書分享會，於早前在廣州購書中心天河店舉行，八和前主席汪明荃（阿姐）與前總幹事岑金倩兩人親臨擔任講者嘉賓。

兩位作者在活動中分享了八和這個粵劇界「老字號」的品牌故事，細說香港粵劇人如何改革八和、培育人才、拓展市場，讓八和華麗轉身，捍衛香港本土藝術，將粵劇承傳下去。

汪明荃分享自小喜歡戲曲，但直到在電視台工作，才真正開始接觸粵劇。1988年她擔任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後，很想幫助八和會館，決心了解業界需求，包括資金、活動場地、人才培養等，然後一步一步地解決。

岑金倩則表示，香港寸土寸金，粵劇發展一直的難題便是場地問題。其中，香港粵劇的基地之一香港新光戲院，正是汪明荃經過多年不斷努力爭取換來的。新光戲院當時在金融風暴下接近倒閉，原打算轉型為超市，幾經汪明荃極力勸說與溝通，還發起全行業的籌款，香港藝術發展局也提供一部分場租補貼，戲院才得以保存下來。

汪明荃續說，除了場地問題，傳承是另一大問題。最近十幾年，香港八和除了成立「八和粵劇學院」，還開展「油麻地場地夥伴計劃」，將老舊的歷史建築油麻地戲院活化為粵劇劇場及培訓基地。油麻地戲院一年有近百場演出，香港八和在這裏上演百多個劇本，培養了將近一百四十人，新人們在油麻地戲院得到不少學習和表演的機會。與此同時，八和粵劇學院也深入到小學、中學、大學去做課程培訓，推廣粵劇文化。

分享環節後，二人與現場的粉絲互動交流，阿姐風趣的話語，讓現場粉絲笑聲不斷，場面熱烈。